

朱子大全集

第二函
第八冊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三十七

書問答論事

與籍溪胡原仲先生

熹拜覆正字丈丈尊前熹拜違教席忽已月餘瞻慕之誠食息不置卽日秋暑未闌伏惟祕府清暇尊候動止萬福熹侍親養疾幸粗遣不煩賜念但自別後殊不聞動靜今日并省二十姑亦云未得到任所消息不勝懸想耳計程月初可到今想視事久矣官居廩食之況不敢問物情時變必已了然於胸中矣如有用我而將奚先此則區區所欲聞也因來賜書願以開示少紓畎畝之憂幸甚幸甚吾道不幸范文前月十八日遂不起疾憂時澁切信道篤誠世豈復有斯人哉前此往哭其殯視其家生理蕭然未知所稅衆議葬於涓曲從其卜居之志甚善但聞

其家欲居泰寧似非良計然伯修樂之人不得而間也熹初與
元履諸人議以爲居建陽一則便於墳墓二則便於講學三則
便於生事言之甚詳未有見從之意竊惟范文平日教誨之誼
未敢默然故敢復言於左右伏想一慟之餘亦當念之至此因
書一提其耳或能改轍東來則甚善也八哥此月亦物故其重
不幸如此可傷伯逢令姪自崇安徑趨邵武聞留止數日想今
已行矣不得一見甚以爲恨其父數相見否迎待乍到不知爲
況又如何旬父後月初可歸到 尚留邵武旦夕亦當歸也

山中絕無事早杭收熟斗穀售十五錢小民無他恙幸可寧息
謾恐欲知之熹衰疾幸不作氣體似亦差勝向欲得真齊州半
夏合固真丹不知都下有之否如可尋訪乞爲置得一二兩便
中寄示幸甚蓋病雖小愈不得不過爲隄防也伯誠仙尉尊兄

想非晚可歸矣不敢別狀天氣向涼伏願順時保重行奮壯猷
以慰人望謹啓不備

與籍溪胡先生

熹拜覆正字丈丈尊前前月附便拜書不知已達尊視否自拜
違後一向不聞問數日前拜省二十姑宜人蒙出示家問獲聞
詳實深以爲喜承嘗有賜書然亦未拜領也卽日秋氣澄明伏
惟尊候動止萬福熹奉親養疾幸歸田里不敢上勒紀錄但里
中秋來闕雨此數日來晚稻秀而將實尤覺焦渴爲患方議祈
禱謾恐欲知范丈卜以重陽日葬近得伯崇書令爲處葬禮一
二變節一日爲檢閱今日方略定矣遠地不得求正於丈丈及
有爲撰壙中誌石文并俟他日請教淹甚拜書不能詳范家事
於共父書中言之頗子細乞轉詢之也熹前書所議謀居一事

與前目所見家問中意偶合此事勢難復與蓋其家已目元履
與熹爲伯崇之黨矣可歎之甚然不能息意者政以范文平日
教誨之德不敢忘耳得文文因書告語之甚善秋已向深江上
消息如何得且平善甚幸然愚意反以爲憂蓋今出師防戍轉
輸科斂所不能免聞沿江海州縣已騷然矣歲歲如此何以支
吾此不待兩兵相加而坐受敝之勢也前目劉子源來此道嶺
上拜別所聞誨言以爲必極論天下事至於慷慨洒涕有以見
仁人之心不能忘世如此近又見其父家與士說丈丈至彼耳
聽漸聰天其或者將一試大儒之效乎聞之喜而不寐伏計必
有規模素定於胸中熹竊謂天下形勢如前所云者亦當路所
不可不知也救之之術獨在救其本根而已若隨其變而一一
應之則其變無窮豈可勝救也哉而所謂救其本根之術不過

視天下人望之所屬者舉而用之使其舉措用舍必當於人心則天下之心翕然聚於朝廷之上其氣力易以鼓動如羸病之人鍼藥所不能及熇其丹田氣海則氣血萃於本根而耳目手足利矣不審丈丈以爲如何因筆不覺及此燈下作書目力方倦極草草不如法伏乞尊察未拜侍間伏乞保重以俟休命中秋前一日謹拜啓不備熹拜覆

與范直閣

胡丈書中復主前日一貫之說甚力但云若理會得向上一著則無有內外上下遠近邇際廓然四通八達矣熹竊謂此語深符鄙意蓋旣無有內外邊際則何往而非一貫哉忠恕蓋指其近而言之而其意則在言外矣聞子直說吾丈猶未以卑論爲然敢復其說如此幸垂教其是非焉熹頃至延平見李愿中丈

朱子大全 文集卷三
問以一貫忠恕之說見謂忠恕正曾子見處及門人有問則亦
以其所見論之而已豈有二言哉熹復問以近世儒者之說如
何曰如此則道有二致矣非也其言適與卑意不約而合謾以
布聞李丈名洞師事羅仲素先生羅嘗見伊川後卒業龜山之
門深見稱許其棄後學久矣李丈獨深得其闕奧經學純明涵
養精粹延平士人甚尊事之請以爲郡學正雖不復應舉而溫
謙慤厚人與之處久而不見其涯鬱然君子人也先子與之遊
數十年道誼之契甚深

與范而閣

伏奉賜教獲聞邇日起居之詳慰感亡以喻信後暑雨應候伏
惟盛德所臨百神勞相台候萬福熹親旁粗遣未有寸言者伏
蒙教諭忠恕之說自非愛予之深不鄙其愚豈肯勤勤反復如

此感幸深矣但伏思之終未有契處不敢隱然請畢其詞以求
正於左右熹前書所論忠恕則一而在聖人在學者則不能無
異此正猶孟子言由仁義行與行仁義之別耳孟子之言不可
謂以仁義爲有二則熹之言亦非謂忠恕爲有二也但聖賢所
論各有所爲而發故當隨事而釋之雖明道先生見道之明亦
不能合二者而爲一也非不能合蓋不可合也彊而合之不降
高以就卑卽推近以爲遠始倚一偏終必乖戾蓋非理之本然
是乃所以爲不一也蓋曾子專爲發明聖人一貫之旨所謂由
忠恕行者也子思專爲指示學者入德之方所謂行忠恕者也
所指旣殊安得不以爲二然核其所以爲忠恕者則其本體蓋
未嘗不同也以此而論今所被教問曲折可以無疑矣不識尊
意以爲然否若夫曾子所言發明一貫之旨熹前書一再論之

皆未蒙決其可否熹又有以明之蓋忠恕二字自衆人觀之於
聖人分上極爲小事然聖人分上無非極致蓋旣曰一貫則無
小大之殊故也猶天道至教四時行百物生莫非造化之神不
可專以太虛無形爲道體而判形而下者爲粗迹也此孔子所
謂吾無隱乎爾者不離日用之間二三子知之未至而疑其有
隱則是正以道爲無形以日用忠恕爲粗迹故曾子於此指以
示之耳此說雖陋乃二程先生之舊說上蔡謝先生又發明之
顧熹之愚實未及此但以聞見之知推衍爲說是以不自知其
當否而每有請焉更望詳覽前書重賜提誨不勝幸甚前日諸
疑亦望早賜鑄譬俾毋疑爲望時序向熱伏乞爲道保重以須
環召區區不勝大願不備

四月一日領所賜教帖伏讀再三仰佩眷予之厚感慰不可以
言前日因平甫遣人亦嘗拜狀矣不審已達台聽否卽日初夏
清和伏惟班布多暇台候起居萬福熹奉親屏處幸粗遣免山
間深僻亦可觀書又得胡丈來歸朝夕有就正之所窮約之中
此亦足樂矣迫於親養夏末須爲武林之行計不三四月未得
定居也伏蒙別紙垂諭忠恕義仰荷不棄其愚與之反復爲賜
甚厚謹以來教所示熟思之矣敢復爲說以請益焉熹所謂忠
恕者乃曾子於一貫之語默有所契因門人之問故於所見道
體之中指此二事日用最切者以明道之無所不在所謂已矣
者又以見隨寓各足無非全體也忠恕兩字在聖人有聖人之
用在學者有學者之用如曾子所言則聖人之忠恕也無非極
致二程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地變化草木蕃者正所以

發明此義也如夫子所以告學者與子思中庸之說則爲學者言之也故明道先生謂曾子所言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蓋動以天者事皆處極曾子之所言者是也學者之於忠恕未免參校彼已推已及人則宜其未能誠一於天安得與聖人之忠恕者同日而語也若曾子之所言則以聖人之忠恕言之而見其與性與天道者未嘗有二所以爲一貫也然此所謂異者亦以所至之不同言之猶中庸安行利行勉行之別耳苟下學而上達焉則亦豈有所隔閼哉愚見如此更乞教其不至者重賜鐫曉使得所正焉不勝幸甚他疑義尚多蒙諭使得請教此宿昔之願但今日方聞伯崇欲以初三四日行迫遽未暇抄錄所記俟暇日料理有便卽附行也前日在共父處見直閣丈還朝陛對副本讀之不能舍去愛君敬主之義蓋終篇三致意焉

然夕矣莫以此言警效吾儕之側者矣近習所用雖不能盡滿人望其間若亦有一二端士焉前言儻見思乎思其言必用其人延登之命計亦非晚矣願爲斯道斯民厚自保重副此歸依

與范直閣

熹向嘗以忠恕一貫之說質疑於函丈伏蒙鐫曉切至但於愚見尚有未安比因玩索遂於舊說益有發明乃知前者請教之時雖略窺大義然涵泳未久說詞未瑩致煩辨析之勤如此今再錄近所訓義一段拜呈乞賜批鑒可否示下容更思索續具咨請也去歲在同安獨居幾閱歲看論語近十篇其間疑處極多筆札不能載以求教伏紙但切馳仰

與慶國卓夫人

熹輒有愚見初欲面稟今旣不成行敢此布之五哥嶽廟近自

春中以來頓減遊燕復近書冊若常能如此寡過可期更望因書褒勸以獎成之且聞尊意欲爲經營幹官差遣不知然否熹則竊以爲不可近世人家子弟多因爲此壞却心性一生仕宦費力蓋其生長富貴本不知艱難一旦仕宦便爲此官逐司只有使長一人可相拘轄又間有寬厚長者卽以貴遊子弟相待不欲以法度見繩上無職事了辦之責下無吏民窺伺之憂而州縣守倖勢反出已下可以凌轢故後生子弟爲此官者無不傲慢縱恣席勢凌人其謹飭者雖不至此亦緣不親民事觸事懵然非如州縣小吏等級相承職事相轄一日廢慢則罪戾及之故仕於州縣者常曉事而少過愚意以爲平父可且令參部受簿尉之屬乃爲正當若不欲如此卽舍人兄爲營一稍在人下有職事喫人打罵差遣乃所以成就之若必欲與求幹官乃

是置之有過之地誤其終身恐非太碩人高明教子之本意也
受恩深厚冒昧及此皇恐皇恐

熹所稟大槩如此更有曲折意度紙盡寫不得舍人兄長必
深委悉只乞因其侍次試以問之必以爲然也熹又覆

上黃端明

八月十一日具位熹敢齋沐裁書請納再拜之禮於致政尚書
端明文文台座熹聞之孟子有言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
一此言三者之尊達于天下人所當敬而不可以慢焉者也雖
然爵也齒也蓋有偶然而得之者是以其尊施于朝廷者則不
及於鄉黨施於鄉黨者則不及於朝廷而人之敬之也亦或以
貌而不以心惟德也者得於心充於身刑於家而推於鄉黨而
達於朝廷者也有此而兼大二者之尊焉則通行天下人莫不

貴雖斂然退避不以自居而人之所以心悅而誠服者蓋不可
解矣恭惟明公以兩朝侍從元老上還印綬而退處於家自天
子不敢煩以政賜之几杖而乞言焉其位與年固非偶然而得
之者矣而明公則未嘗以是而自異於人其所以默而成之不
言而信者則日新又新而未嘗有止也此天下知德之士所以
莫不竊慕下風之義俱有執鞭之願而熹之愚則有甚焉者蓋
其平生氣稟偏駁治已則不能謹於細微立志則不能持於常
久以至待人接物之際溫厚和平之氣不能勝其粗厲猛起之
心是以常竊自悼以爲安得朝夕望見明公之盛德容貌而師
法其萬一庶幾可以飭身補過於將來而不遂爲小人之歸也
今日之來蓋將頓首再拜于堂下以償其夙昔之願伏惟明公
坐而受之使得自進於門人弟子之列而不孤其所以來之意

則熹之幸也鄉往之深不自知其僭越敢以書先於將命者而立於廡下以聽可否之命熹不勝惶恐之至

與王龜齡

熹窮居晚學無所肖似往者學不知方而過不自料妄以爲國家所恃以爲重天下所賴以爲安風俗所以旣漓而不可以復淳紀綱所以旣壞而不可以復理無一不係乎人焉是以聞天下之士有聲名節行爲時論所歸者則切切然以不得見乎其人爲歎及其久也或得見之或不得見之而熹之拳拳不少衰也聞其進爲時用則私以爲喜聞其阨窮廢置則私以爲憂及夫要其所就而觀之則始終大節真可敬仰者蓋無幾人而言論風旨卒無可稱功名事業卒無可紀者亦往往而有以此喟然自歎知天下所謂聲名節行者亦未足以定天下之人而天

下之事未知其果將何寄也自是以來雖不敢易其賢賢之心
緩其憂世之志然亦竊自笑其前日所求於人之重而所以自
待者反輕如孟子之所譏也於是始復取其所聞於師友者夙
夜講明動靜體察求仁格物不敢弛其一日之勞以庶幾乎有
聞者而於前日之所爲切切然者則既有所不暇矣當是時聽
於士大夫之論聽於輿人走卒之言下至於閭閻市里女婦兒
童之聚亦莫不曰天下之望今有王公也已而得其爲進士時
所奉大對讀之已而得其在館閣時上奏事讀之已而得其爲
柱史在臺諫遷侍郎時所論諫事讀之已而又得其爲故大丞
相魏國公之誅文及楚東酬唱等詩讀之觀其立言措意上自
奏對陳說下逮燕笑從容蓋無一言一字不出於天理人倫之
大而世俗所謂利害得喪榮辱死生之變一無所入於其中讀